

集部

嵩山集卷四十五

宋 晁公遡 撰

書

與李仁甫結交書

某再拜仁甫同年足下人未有無所好者然必有得於其中而後好焉人之所常好者不論也即其異者觀焉或嗜芰羊棗昌歜聚䴔而冠意錢格五戲者誠異然亦

必有得於其中爾其平生亦所好異而與此不類方其趨所好自亦不知其所得云何也長來無父師性放焉不能自制且復疏懶日日增甚見有異書心欲得之而不喜劇讀閒取觀焉數卷以後則欠伸思寐及聞有學强而記博者則亟欲交之所居無其人則杜吾門靡所接其所好如是顧於書豈有所得者哉與其熟悉者經怪此意雖某亦不自解也然所遇無厭吾意者來梁山與其令雒陽王子載游論近世人物某因言兵不釋騎

於今十五年中原遺英落南而不克歸者亦零落殆盡
幸而全者惟吳蜀爾天子在吳吳人固多顯蜀何為不
若也子載因道往年試諸生於丹稜而得足下尚能記
憶其丈稱之纚纚不去口曰蜀何爲不若歟其時固喜
願交之而尚疑其言之夸未決也日者至瀘上始得足
下所著通論五十篇讀之其言閎大而不肆深切而不
迫多言繁稱而有統要於是既不復疑且恨子載知之
有所未盡焉是時足下如少城雖不克見而自謂吾已

得其心猶見也非若今之世必振衣持謁至廬下得闚聽其聲光然後曰友彼所謂友者豈皆得其心哉足下以爲誠然非耶無謂某何從便得之也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云者固其實也非君子不能而後世多以名應書雖小人而挾才者亦容焉蓋其取之者必其多聞也故其學始之以六經諸子之書而其博也至於陰陽地理星辰方藥稗官之説讖訣多所通然後可以充乎其選雖曰君子未必皆有是才也故古之賢良方正云

者以其能直言極諫之謂也今之賢良方正云者必其多聞者也卜式京宏羊汲黯排刑名朱雲折殿檻非賢良方正者耶漢世語曰萬事不理問伯始伯始果能直言極諫乎甚矣世之善應書者探微揣端則似智逆訐其所不為而陰中其所欲則似直此其凡也方其坐殿廡下挾翰墨覩主之所向而諆一言之合訕在後不暇恤有能顯斥天下利害奮不顧忌者徒欲出常士之表以獵名位而已既得之亦容容自守不復如對策時嗟

夫所謂賢良方正者止進取一途耳足下曰天子之詔三下而四海九州之衆大無特起者一二焉足下亦知其故耶世非無能直言極諫者顧所少者多聞耳君子而多聞固善不然小人而能之亦將求之歟故當先君子而後多聞若唯多聞者之求吾懼小人之售也足下既以博習修潔多聞之才將為諸儒倡非主於利禄而然雖當世莫我知者數往即焉唯求道之行毋怠而止勉之異日得發其所存大潤澤於天下其亦與施焉且

亡實趣名之敝庶乎自足下而改然懼不逵所以願友之之意而私怪其遽故以曉足下并陳固陋不宣

上周通判書

正月日門生左廸功郎梁山軍梁山縣尉晁某謹齋沐裁書獻於其官其家故儒也以是傳其世今五矣至某德弗能肖似其先人其業寖衰焉尚何敢曰家故儒然亂來既孤且窶甚皇皇焉衣食之是謀而資身之策素不學也念欲吏於郡邑庶有禄焉以生而仕以他歧進

於義乎不可故不自量其無所能而復從事於文非敢求繼其先也覬萬有一得推擇為吏足矣往年天子下明詔廣延四方之士而其適為郡國推上蓋有幸焉其誰曰宜於是擔簦躡屩不遠千里至蜀都與諸儒角其能其度弗支也留則慙其交游將舍而歸則既為之不忍棄之姑進其厭飫之言以嘗焉不意執事甄之俾與在得中其自維幼已不喜書先君强焉使學而非其性所堪及先君捐代因棄去不復竟故業不專而學不加

進中間從事於文非敢必其售及在得中至今思之未嘗不發媿然獨德執事之深也蓋自壯橫歷天下且半望達官之居高門而垂箔周衛謹不可入故必介左右之容而後通既入見堂上抵之以言不怫焉者鮮故雖夜光明月以暗投人於路且按劒若其於執事也未嘗拜下風而望精光一旦不階介紹自衷於儔人之域遂抵以言而其言亦庸庸耳其辱按劒焉固當而執事獨不然其平生未嘗得茲於人而顧德執事為如何也常

欲寓西南之郵布一書以謝而莫知其名居故久未克為甚恨今茲渡瀘首得見執事中心始有遂焉則又甚喜雖然執事行古人之道於今之世彼謝恩私室固不取然曲逆佚不忘魏無知良史以為不背本則執事於其不當拒也傳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執事既已聽之矣則其願因事之間執經座下承顔接辭而受敎焉庶幾遂聞長者之餘風他日有以自立不止區區一得而已惟執事終始之幸甚

答陳震秀才論易書

其頓首陳君足下聖人所以由之之謂道所以傳之之謂言後之學者曰聖人吾師也顧不即其道而即其言誠近矣於道何有焉蓋孟子而上無書非無書也非孟子自著也其徒公孫丑萬章聞其言筆之而成書趙岐者始即其書觀之則曰孟子於詩書其長也嗚呼岐果知道乎哉即其言者之弊也夫即其言不即其道其弊殆有至於此天下之功不在士而烏在焉是果何歟

言者華也務華而不趨於實則衒其華以欺世而盜名如之何非少也歟今之士僕察其亦少知悔矣雖曰吾不為文之華而惟經是學庶乎其為實而不知斯亦聖人之幸也故其論或有高於先儒而稱於一世考其行事則不及焉何哉蔽於其言也易之理最深足下識其所以深也耶深者非象也非數也其惟進退存亡乎明於象數而不達於進退存亡者京房是也房乎可不謂深於易惜非善用易者也足下有考於易其亦思所以

用之湯武高宗箕子非獨得其一而文王得其九聖人姑所以明易之用云爾蒙之利利刑人刑以發其蒙非謂刑餘之人也刑餘之人何時而可用乎弧矢威天下則不言射射則不言弧矢可矣履霜堅氷陰始凝云者堅氷蓋為羑丈足下不此之疑而疑高墉之射何者足下學易之餘又及於書堯舜所由之道魯之伯禽秦之穆公其言有幾於道孔子則亦錄之或謂孔子知秦可以代周故序於書無乃流於讖緯之說耶足下其尚有

惑幸見告更為商畧

答趙文學論春秋書

其啟聖人之道行則無經經之衰也則有春秋春秋者救經之衰者也足下自謂學春秋者豈亦有憫於今之世歟所云魯必請於周而作頌以為權出於一不知夫頌葢僭矣召陵之盟與會戎於潛夫會於潛以誌戎始入中國召陵之盟以誌伐而不遂楚始大也齊歸汶陽譏諸侯之專也使孔子而為必如文王吾見揚子雲論

淺矣隱公之後諸侯強文宣之後大夫強昭定之後陪臣畔蓋上怠也為上者固不可以怠書稱堯舜曰無怠無荒臯陶稱禹曰克勤周公稱商周之賢君曰無逸蓋勤則天下治亂可得而知民之疾苦可得而聞臣之邪正可得而察孰敢有竊其柄哉惟其不勤則上失其柄下斯竊之矣足下論欒書郤錡眞可謂砭世之膏肓傳曰昔吾於人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聽其言而觀其行足下勉於其學盡使吾有觀焉

答楊監税書

某再拜楊君足下某頃在硤内去蜀遠故不甚與蜀士接及來此邦則於蜀為西部士之秀者為多焉然各從事於一官係於其州顧無因至此邦則其不與蜀士接猶如初也歲四月吾諸生當肻興於其鄉乃有自旁郡來考其道藝者六人使之考夫道藝則皆選於其部必所謂其士之秀者也此邦不與他等有司於其選又加詳焉其來者必又士之秀而尤者也既已考吾諸生道

藝則皆升吾堂而求謁焉乃一日盡見蜀士之秀而尤者固甚喜第念朝而見未夕而去卒卒不獲叩其涯以涉其瀾探其源以觀其所委今足下不遠數百里一辱教之以書及讀其辭則視向之不獲叩而涉之探而觀之者皆在是矣信乎士之秀者宜莫蜀若也足下慨然歎息今之俗如病瘂氣削而神不張盖由士大夫敗其氣欲人之我思而不欲人之我怨欲君子譽之而無惡於小人其懷此久矣嘗謂士誠與吾同者多則其氣之

敗者尚可起焉至此邦曾未久而已得足下與吾同則凡蜀之士固亦與吾同者有矣儻欵焉而位於其上其志勿懈有以倡於其黨則是氣也其復矣乎惟足下見有與之同者幸告之庶乎他日有欵焉而位於上者則今之嗟嘆將變而為詠歌斯亦幸哉詩則溢於美若猶狃於今之俗然何也

答劉煜秀才書

某再拜劉君足下僕未至足下所居之鄉已知其鄉有

蘇氏以文章聞天下合辭稱之曰某人足下其謂斯人也其為擅場者歟其於道也真為近歟周公而前夫豈無君子哉世未有以文章稱之者何耶君子而稱文章君子之不幸也文章於道或遠焉則又道之不幸也足下所謂蘇子瞻成於歐陽永叔者豈謂道而言乎子瞻之近於道孰知自陳扶風耶今之俗亦美矣所恨知道者鮮也誠能知道則於封禪書出師表離騷之辭子虛大人之賦猶辨白黑矣足下其試思之敢以是為報

答家仲安書 代

某頓首仲安足下某始被命而來長兹土因過當順見吾弟子愈而後西子愈相語通義固多士嘗獨高仲安之賢因問仲安之賢何如子愈曰仲安少而學學成而試於有司屢絀則盡棄其少所學為進士者以謂吾何進士為哉其惟古人之為學居於城之東偏坐一室其書環之見古今事是非成敗有所感輒引筆著紙上翩翩不能休其為説皆剴切有義理終日未出而況至剌

史令之庭以為吾不求有司尚何刺史令之求哉其大驚歎不謂斯世而有斯人也古之諸侯枉千乘於陋巷郡守迎以為師者其在斯人歟其始至不勝於簿書既未果見廬下又不敢以輿致之也今事若少閒矣方朝夕是謀乃先辱書告以古之君子好賢樂善非有所求至唐之世則出於勢焉而已耳夫上焉如古者噫其遼闊不可復見下焉如唐者布衣之士與王公大人各因其求以成其功名則世猶有賴也今則吾悲焉上下之

相求非勢則利其不肖不敢望古之人其亦不忍為今之人所為故欣聞仲安之風而將謁焉仲安乃不以古之諸侯郡守相望而欲為客於我此其所願也自兹敬為席以俟所示中論真前所云剴切有義理之文也然謂漢之風俗不正其源於貫高鄙其末流及於杜欽谷永竊嘗論漢之興以蕭相國而亡之者張廷尉也須仲安來更為商搉書詞宜即答屬連日夜親戚朋友遝至故後併亮之不宣

答程奎文秀才書

其啟項者在足下枌榆之社而爲之長於時所謂士者無不見之而足下獨若深藏而不市僕今來此去夫枌榆之社百五十里而遠乃忽自其社不憚其勞而跋山浮江以來則若古之人負笈而求之者僕既恨始不能訪諸其徒而致之復愧於斯無以當足下來之之意也足下慨然論仁之方而怪世之人或以軟弱不勝任者名其仁世之人其何怪焉生見孔子者猶難乎其言也

仁者其為性歟有子謂孝弟為仁之本孟子以謂堯舜性之其道則孝弟也苟學者而得其性則其所為各適其宜無往而不為仁世之人狥其情而從其所遷則其性亡矣尚惡識所云仁哉足下其勿怪焉惟於其性謹操之無失之僕亦不敢忘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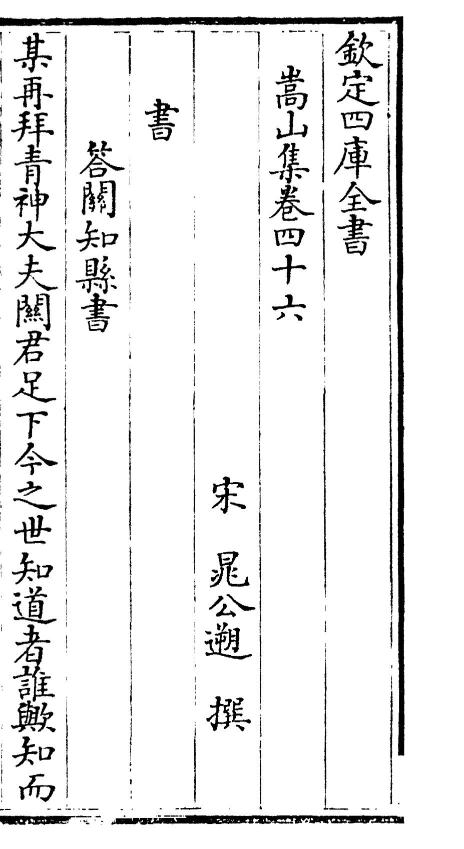
答郭興秀才書

其啟僕出而仕常憂不任其職今乃當一道斯民其有壹鬱而無誰與語者日至於庭僕尚恨無以滿其來之

之望而況欲從之以求先聖賢之道乎生去其鄉抱負其學而來僕亦豈敢不盡其所聞以告諸今生自謂頃嘗取一書而讀之兀然怳然已乃豁然且昭然矣不知書何用使人兀然怳然也歟夫所謂文之至於精微宏深者非謂其精微必若離婁而後見之也非謂其宏深必若大撓而後知之也蓋如古先聖賢之言則爲精微爲宏深焉爾生云心之量與天地同學之深與江海同無乃有敝於精微宏深而求之過也先聖賢之言孔安

國固云坦然明白生不之思焉苟不自修性始則誠讀其言亦將兀然恍然矣生歸而務修其性則視向所謂豁然昭然則又當有加焉

嵩山集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嵩山集卷四十六

宋 晁公遡 撰

書

答關知縣書

某再拜青神大夫闗君足下今之世知道者誰歟知而能行者又誰歟藉不能行而能言之者又誰歟嗟乎僕久未之見也足下過僕而語乃及焉始則駭但繼之以

喜蓋平生所願聞而今則有獲焉雖然足下果嘗究道之歸乎夫道也者孰為權於天而有以與人孰為權於聖賢而後能傳於人天命之謂性禹與塗之人其生皆命於天者也天烏能有所與有所不與天且不能有所與有所不與則人又烏能有所傳有所不傳惟人於其道也晝而習以遠其性則不與道會矣初非天不與之聖賢不以傳之也如曰天不得秘以畀之聖賢聖賢必其復如我者而授之無乃以其難於所與而尤於天難

於其傳以望於聖賢殆未考孟子之於道非由外爍欲其自得之蓋有不在天與人也足下獨慨然志於道則其性於道已爲近焉尚何僕之求其性於道不近焉僕又何庸益哉足下誠知仲尼之忠恕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仁義其本於一則於道固已有得矣第未知其於文爲豐乎於道爲豐乎行矣措之一邑予將觀焉不宣

答李扂秀才書

某頓首仲信茂才年家某與尊太君游久矣每聞教其

子日有程堂上視膳猶執其業在旁有問則對須徹膳已乃退則又挾其書冊過庭下且讀且問學士大夫皆嘖嘖稱其善教子其見尊太君常與執書冊過庭下時相後先不及見其儀冠然亦何待識其儀冠夫生於鄧林者必皆良材也顧獨怪其累累試於主司率不得上第爲有教之如此其至業之如此其勤而不能中主司之權量者耶今日忽辱示所論著亦自歎率三歲甲乙聯登於進士第者猶夫人也徐察其文則亦已無甚愧

者焉其因取所示論著讀之則不惟視夫人者無甚愧復有加焉然後知其不售於主司者其咎在乎文之過乎工也夫夏商周之鼎彝其刻文皆篆籀奇古而使寓於今之人之目殆不能字則孰知其為噩噩爾灝灝爾要必得如孔子者乃能討論以為合於經宜吾子之不售也今吾子為之不悔蓋有志於古之學者之學蓋期於彊立不返謂之大成吾子於此果大成歟噫亦足矣又何汲汲乎慕今之公卿大夫論薦以求利祿也哉姑

待有孔子之徒出則於吾子亦必有取焉不然以吾子之名徹於上上將加考詳焉其亦猶前日之主司又何往乎吾子其思之不宣

答趙縣尉書

某頓首凡郡所以置官屬者夫豈徒哉亦使有以輔之猶梓人之於室廬必資羣工而後能有所成顧今之官屬乃不然趨而進趨而退語之則唯問之亦唯又何賴於官屬也方念吾一州四邑栽冠而仕者固衆矣豈都

無一諤諤者歟朝夕疑且駭是眞無其人耶抑太守不足告耶今忽得足下諄諄而語之三人行必有師十室必有忠信者不誣也是皆其所願聞聞斯行之聞而未能行子路之所懼也楊子曰行之上也教人次也蓋未有不能行而能教人者焉足下其亦於斯邑使官事無留賦輸惟時則其亦何事於汲汲而不知止哉繼今有可告者尚無靳不宣

答曹監税書 執中

其頫首前此聲欬未相聞今辱手誨欣承邇來領闤市之征尊俟勝常左右所云大道以公小智以私則成巧詐姦黠之俗雖行三代鄉選諸侯貢士適足為姦人之資而薦舉者又以公道為私權益以要市於士或相貿易或因包苴或出於子弟此誠是也某見士之居約時皆能言之一朝得爵位率忘焉姑以今之諸生觀之其為主司所絀則相聚辟語罵主司聞者不以為過其後上第為主司則亦然矣左右抱負春秋之學能言之必

能充之他日爵位可躡而升也幸無忘焉其如三科論士重厚者取之華而不實勿取也便於民而忠於國者取之便於文而不顧其民勿取也其辭有益於治體者取之不近於理以害風敎勿取也士之有求於甚者多矣未有能如左右告以此者焉敢不敬哉良規左右其亦篤於其行而勉於其政使其有聞繼當論奏諸朝人將曰左右有以得之非如左右所云丙有所託於丁丁不得不與也則甚善相望未有見日千萬厚自持務趨

遠大不宣

答楊教授書

某再拜承父教授議郎日者得墨啓其亦世俗之以爲禮者也施諸世俗人可也承父平日自謂剛者而亦知某厭茲世而欲超然出其外不應止以世俗之爲禮者見待也方日日以爲念豈承父自謂剛者見世俗之不好而或少貶歟又日日以爲疑居今之時而爲剛者之爲難也今覩之長書而告以士有欲爲於世而民未服

先振撼其中以為立威之地有以服之然用而不已則褻其當欽而時出之丞父誠知天下之敝而憂為剛者之難也雖然丞父其謂民之未服先為立威之地以振撼之者是蓋觀趙廣漢之所為不若尹翁歸也烏識皐陶九德之大哉夫剛而至於塞強而至於毅皆當祗敬敷施日宣而不可廢是君子之常德也焉有用之不已而至於褻者乎吾見世之人始而嚴中而弛終而慢其下褻者有矣剛而不至於塞強而不至於毅則將拂然

於其下又豈但褻也承父愛我者當日用之不可已已則人褻如是承父爲誠知剛者已不宜憂某之用不已而有所窮也馬徳駿詩止於如是而已乎某始至裁剸尚未閒自力作報不宣

答郭教授書

某頓首教授議郎某與足下未之識而至此亦屬爾初未知足下爲如何也乃逺以書自通并其所論著而明以告曰願備論薦今之世有求於是者不介紹於通官

要人則以賄足下乃能獨陳其所學足下其有以異於今之人盖久未見也其實歎息其敢不論薦然其見此部仕者其薄於才而懦於力則委靡頹隳苟少有才與力則暴厲不循法令其方欲振起之以變其習要自治民者始足下盡亦倡導於其朋以助我或有改焉其論薦不敢以後不宣

答何炫秀才書

其啟何君足下某受命至此部已三告朔自惟所以塞

其職者要無汙吏以害吾治使民安焉其庶幾乎顧深居而簡出罕與人接何由知夫孰為汙吏而民果以安否每旦而坐堂上民有赴訴於前者不敢如異時下約束必其字不得過如干事不得過如干乃受以為凡如此者非欲聞其疾苦耶民亦欲知之故日至於庭十百為羣或挾敗紙直書姓名或不書其皆一一錄其言且讀且問之冀因是而知汙吏與民不安狀然愚民昧大體類摭細故惟大夫耆老其論議有根據而又狃於流

俗所言率欺然其與足下未嘗面而忽數百里外遣家僮函紙數十番所以告其者皆所欲聞而未獲者即當因足下之言考核焉其若明詔所除巴蜀虛名之征則固嘗論之矣自今有可告語繼此勿靳幸甚不宣

答李司理書

某頓首某老矣凡天下之事與天下之言接於其前者為多而知其敝在於文之勝也故郡縣之吏工於簿書披籍而考之誠皆若精明無欺焉大夫士之於言虛已

而聽之亦皆賢者也至於事行則顛倒錯亂雖至愚不肖未有加焉工於言者亦皆然而皆工於事長或不工於言則求工於言者為之以眩於其上故其自年大以來不敢信郡縣以簿書而觀大夫士以言也足下遠自臨卭走百餘里而見某於此意者若恐某之不已知也辱貽以書讀其言若知今之弊者誠所望也不識第能言之而已乎某未敢遽以言知足下也足下行居其官勉之不宣

答劉秀才書

其啓生居學官成都中日與其徒婆娑嬉游以討論周公孔子道宜與世不相聞非如郡縣吏須論薦者四五人乃得遷則不得不從諸勢力者求之也今生忽錄其昔進說於君抵通官顯人而言者并自論辯累數百言以告於僕其志若顧託廝養焉不知生何用如此汲汲為也生之心憂天下之心迫隘而偷其丈日入於俚而欲使其在上者大有所建立以起其敝而成其功盖嘗

去其鄉而道乎萬里之遠並南海而歸生之志可謂篤矣其力亦已勞矣顧其說卒不售者生亦知其故耶夫伊尹耕於野傅說築於巖非有求於湯與高宗也而湯與高宗求之是以聽其言惟恐有不盡焉言之未嘗不行也伊尹傅說豈誠小人欲食其力以老於耕且築哉子貢論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孔子亦求之者也所以求之者以温良恭儉讓爾蓋異於人之求之也伊尹傅說之在下顧亦修是德焉而湯高宗聞之其捨諸伊

尹傅說可謂善求之者也生果欲有為於世盍退而修於家上之人有不聞而不求之生之說不售者僕為欺生矣不宣

答樂文學書 敦仁

某啓樂君足下古者居是邦其所事之也必其賢者焉其有問也或曰孝或曰仁或曰政外於是而問則未之有矣嗟乎僕不得而見於斯也凡有求謁僕者非知僕果為賢而事之也其有問者亦不於孝於仁於政之及

也其意若曰其勢力足援也將從之而求所欲焉故地大則附者衆位高則譽者來足下今日獨懷其所論毛公詩者以見於僕足下抑有志於古者歟何其與今戾也僕既嘉其志將因其志以論其學謂亦好古者歟披其卷而讀之乃自謂其少也惟古之學目窮於所見耳屈於所聞心悖於所知而無所得已而棄所學以求諸己若有知焉殆如從諸影而後形得從諸響而後聲得從諸夢而後覺得從諸幻而後真得僕於是置卷而嘆

足下何為斯言也因恨魏以來一經之師與博士之家法始亡士乃不知所承而自以其意求之也夫世所謂老聃莊周之書在漢時學者不傳太史公顧比之韓非申不害之徒同諸刑名家立傳爾始自王輔嗣好其書既自為解說於道德經者而又取之以汩吾聖人之易其流風被於司馬氏之晉而支道林輩出復附益其浮屠氏之言則益漫瀾矣後之學者遂陷溺於其中非止足下也易詩書春秋禮樂云者率性之具也舍是而能

率其性者非吾所謂性也吾夫子盖嘗問禮於老聃聃之學本亦自是而入者也足下謂風雅頌之爲别季札能知之孔子豈不聖矣乎其官名必待於郯子商羊之辯必得於童子之謡季札於詩豈無所自而知之哉風雅頌所以爲風雅頌前乎國史以著之後乎孔子以次之宜亦考其得失與夫政之所由廢興不必更議夫何以爲風爲雅爲頌於其間可也如論詩之作其志有淺深有小大有高畀有逺近則不若㪅之曰思無邪凡三

百五篇其箴而刺者可以戒美而頌者可以法矣今日
頻爾寒甚其風直使人悽憯勉强作此答不究一二不
宣

答樊縣尉書

某頓首樊君尉曹執事聖人之道在經經與今世庋有
誦其言者或聞之則曰有是哉其迂也况行之者乎聖
人之道殆若不可用執事見過乃獨舉子思中庸而相
告曰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

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嗚呼此尤世之所謂迂者也執事既知之矣顧方問萬里之途凌江湖跋山川斯以險矣無乃欲為中庸之時乎時乎中庸子思盖以為難焉雖然執事既將不得已而行乎險盍思有以處之孔子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夫如是雖行乎險之中而居之以易則猶中庸也其始見色辭未浹輒爾極論可與言而不言不智

惟執事可與言也不宣

嵩山集卷四十六

嵩山集卷四十七

宋　晁公遡　撰

序

送師淮父序

富貴可求乎孔子七十有餘聘而無所遇焉富貴不可求乎戰國之士所至爭以為卿相者何哉夫以其時而合於吾之道然後有所為也難以吾之道而求合於其

時也則孰有甚難者耶吾之所謂道者常與時之所欲為者戾譬有人焉其形羸而未至於萎其氣衰而未至於索也或告之曰子之病幸其未痼盍思所以病者其由荒於色而沈湎於酒於是戒焉而擇草木之性甚和而良者輔之朞年其瘉矣或告之曰人之生以有室居飲食也子之病羸而衰無他焉藥之未至也吾有藥可以使子盛而强朝用之夕可以充子之欲也聞斯二者之說孰不曰禁吾之所欲朞年而効者其誰能待之抑

亦朝用之而効於其夕者斯可也於是聚天下之藥為之餌於其形也非以養之而以耗之於其氣也非以錮之而以散之形誠若不羸而將至於萎矣氣誠若不衰而將至於索矣洎其萎而索也則曰其命矣噫不可為也故自孔子之時及於戰國舉世之人皆惑於此者也雖季路其徒也猶以夫子為迂而孟子皆謂之迂闊則固宜矣遂使蘇秦張儀之說行於諸侯諸侯卒受其禍而嬴氏特後焉天下後世一觀之此當何如也第於孔

子孟子不敢曰迂闊而有為孔子孟子之道者則猶曰是亦迂闊云爾眩於名不究其實其猶惑也今明天子在上吾之道蓋將行之之時也子戚師淮父將往焉其無狃於世俗之所惑而憂聽者以為迂闊不以孔子孟子之道待其上乃予之望也

送冉元老序

龜陵冉元老官紵溪滿將歸其往踐更焉於其行也客有送於途者指而言曰君其樂是哉人情於故鄉天下

之所同樂而卿相有不能者焉蘇季子應聘諸侯佩六國相印丈夫至此亦足矣然伏軾結駟橫歷天下不得一日安其廬喟然太息恨無負郭二頃田歸老於周顧其心於故鄉爲何如也吾視季子雖貴矣又奚以樂今君家龜陵上腴之田甲一州而能勤苦學問爲郡國推上以文辭在選中於是載書冊從宦游去家纔數百里而逦翁時節乘安車過君君日夕擊鮮供具爲逦翁壽極樂數十日乃去至今里中爲君榮今者歸覲其親過

里門父老必喜曰此吾里中長者子賢矣哉與其故人邑子載酒肴頋交歡於君道路之人亦必有咨嗟嘆息者使季子與君同時固當有羡於君也其曰豈特季子有羡於君而已耶雖南面之尊猶有慕也客亦知夫沛公之過中陽里乎徘徊不忍去酒酣歌大風之詩慷慨悲泣而東駕即日西不得留也其至今想其思沛中之喬木望芒碭之白雲其魂魄依依然猶在也君於是行宜乎客之謂君之樂也雖然處於樂者不知樂之為樂

也必其憂者然後知之其與中原大夫士捐墳墓去鄉里跋山浮江數千里為一官役罷則擔簦徙倚於途而無所歸故於是有以知君之為樂也若以君之才游於吳上說人主下談公卿可從容取顯仕然後馳四乘傳北入扞關使邦君除道而郊迎令長負弩矢前驅如是當益為鄉榮不止歸來之樂也

送王子載序

予憶曩居大梁時承平故事士非繇吏部選不用故四

方無游諸侯者士於此舉集焉予家五世而儒不見棄於大夫士大夫士集予門特多焉由是見先君所與友日狎至先君待之不敢怠或留舍於家家故貧猶貰貸修具終其去人人皆盡歡其間所遇豁達無隱詼浪笑傲或雜出辭章含譏諷靡所忌宜暱甚雖有沈厚而深者亦篤誠可持久謂不相負然近者朞月遠者三四年或後以貴故因復決捨或既去迹寖疎不相聞或始出無聊及得勢則背而馳不復來或有所謁陽示狎密謁

已或遂或不遂皆捨去再遇則若不相識予心疑之豈
先君待士薄耶間以問先君先君笑曰無庸此之問後
乃自知予既孤年益壯家益窮空視當時先君之友猶
半在熊顏珥筆持橐侍禁中甚寵不復記憶往事以一
字慰問其孤者嗟乎風俗其已久矣不足悲也去之東
游吳楚彷徨不知所稅駕始徑蜀道於今十有五年更
事滋多而所居交情比往時加甚予貧且賤得此於人
固當近世士見有勢力僅如毛髮比已願為僕隷不之

耻稍下與已列雖同里居不與通否則求多焉不厭則怒且絶故昔朱公叔始作絶交書蓋傷之也而劉孝標之論最後出其言五交三釁當矣顧絶之則非絶之是植怨也夫鳥獸之區非人所往而古之君子欲與之同羣及居焉士布滿天下予何往而絶去人境則同羣鳥獸矣士雖鄙言語通嗜欲同至比之鳥獸猶愈也予嘗存是心士去予不强而追及來吾不憤而拒與之汎然上下祈無忤而已雖不敢置青白吾目中不可謂胷次

無所識也曰者貧甚思出仕往即焉今幸得客下邑始
識君從之游君性疎簡今之沓冒善迎合者所不悦葢
與人交密不至昵而久亦不厭無勢移無利遷無威奪
自初至迄其去予不見有少異者因愧恨不蚤知其賢
何至是乃克也於是慨然惜其去然當途多知君者章
交上其時之逢也胡可留然晏平仲善與人交後世聞
其風且思執鞭予雖不見信於人異時尚欲一言之庶
有激而興者焉

送子嘉兄赴達州司户序

古之吏也惟其賢之貴今之吏也不必其賢太上強伉勇於犯則人憚而忌謂曰敢為其次色柔慢工言辭則亦以為才愛而易親其次憑權而負勢則雖不肖不敢褻最下乘招權者顧金錢因得以市其上故凡曰吏云者必如是然後足任也其自度不可為也故不樂為吏且不幸生十年而北敵發難先君惟國之憂不忍捨而去留佐東道師敗於寧陵其不能從死獨與兄弟扶攜

而東方亂市無車駟可假而奔就有焉貧不能得煢然
其幼也會天雨雪足塗潦不能勝數步一仆罷曳不能
起相持而慟更掖之以進時又四方所徵兵集梁下者
皆散歸剽道上於是危得脫度淮蓋瀕九死幸而存至
今常與兄弟言已不幸蚤孤獨兄弟在其可須臾離也
他日茍不死當共棄人事求山川勝絶處買田築室歲
時伏臘斗酒自勞閒暇葛巾藜杖上下山坂徜徉焉亦
可以老矣使得官則當仕他州將不得集處如田畝間

也以是愈不欲為吏又經亂來尤不喜與人别每朋友去亦悒悒作數日惡今既仕離三四年乃始得合其間或因緣檄名置旁郡或轉徙滋益遠則邈乎其歸也故初與兄弟約不仕然家儲亡素者欲弗仕不能也於是往即焉涕泣以訣故吾兄子嘉今將往通州為其郡户曹掾或曰令之位乎上者志乎功名者也昔人言求田問舍是陳元龍所諱而劉先主亦謂斯人也當卧之百尺樓下吾以不樂為吏之心而從事於志乎功名者難

也不然所謂志乎功名者其待吏也非其賢者也不得以兩人比吾雖有可以陪輔之者然非如今之吏云者其能聽吾言宜吾之為吏不樂也不然吾何敢然今也幸皆有禄姑可衣繒飯粳儲其餘他日歸買山焉以隱庶乎曩志之卒有成也

薛經仲詩集序

孔子作春秋之時蓋曰詩亡矣天下其果無詩乎靡裘之歌滄浪之歌可不謂之詩哉夫謂之亡者非真無詩

也或出於童子發於里巷而不衷於禮義非大雅之士之所爲也何辱觀焉如是而謂之詩亡可也漢房中之章與夫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葢亦有作者矣豈孔子之時皆止於童子委巷之人士獨不能歟夫士之所爲而無以異於童子委巷之人則惡得謂之詩也故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其聲淫矣又孰有安樂怨怒哀思之辨也耶雖然禮義之澤有盛衰不幸而衰亦未有至於盡亡者焉或有謂夫子没而微言絶言固微矣望

其傳者一二於千百而謂之絶則不可也予幼而喜為詩求詩之尤者見韓退之於唐獨稱李杜而子美之詩掩魏晉以來其殆庶幾乎三百五篇無乃所謂望一二於千百者歟詩之道噫其難哉既壯而求於世今之世誰不為詩乃得薛仲經父之詩於李杜為近而甚愛之古之風人不得而見矣見其近於李杜者斯去孔子之後而大雅之風猶在豈易得焉或曰子之取於詩不太嗇乎予則歎曰孔子之時詩蓋亡矣予又何嗇仲經父

既死其子純志堉於予録其詩并文若干篇以示予予於是乎言使覽者知詩之所以亡與可以興其果有興也仲經父有功於斯文也大矣雖仕不達而且蚤死其視區區得志於一時既老而無以自託於斯文者如何也其行義年予嘗誌諸其墓故不著獨著其所得於詩者也

楊景温字序

善者知其為善惡者知其為惡雖塗之人皆能焉試舉

周公孔子飛廉惡來革以語於衆今汝於此孰慕歟則必曰周公孔子所願學者也聞飛廉惡來革則怒罵而耻道之然觀其所為有不若飛廉惡來革者鮮矣飛廉惡來革亦豈不知善為可慕歟惟失其性也則卒陷於惡而不自悔焉子思嘗論所以為性者曰誠而舜則知所以執之者曰一蓋天地之中而非一不足以執之舜以有所嘗聞於堯者以告禹蓋未有不由是而能為聖賢者焉士果欲其言周公孔子也其行周公孔子也其

可揞誠與一哉夫不存乎誠則偽矣不持之以一則其德二三矣觀其言則是考其行則非燕子之以成其篡王莽以文其姦劉炫蔣欽明之徒以肆其欺猶黄帝之五兵小人挾之則惟盜而已國朝論君子皆曰温國司馬文正公文正公者周公孔子之徒也予友楊子嘗曰文正公吾師也自名曰景温可謂知所慕矣予恐慕其言而已因告之文正公之所守者曰誠曰一蘇子瞻蓋嘗云爾故字之曰誠一

吕商隱字序

吕子自益州來謁予而言曰商隱起諸生辱天子庭見而問之錄其言而觀之念嘗登執事之門不可以不謝予曰子今既仕矣始所以慕商之隱者誰歟彼隱於商之山者以秦而不出可也至漢而猶隱焉不知斯人者於何時而可以出也商之世有抱負堯舜之道以隱於莘之野者非不出也其有待也隱於商之山者自為者也隱於莘之野者為人者也湯知之一以幣起之則念

是誠知其道歟至三幣則始幡然從焉以為湯真欲用之其拳拳於是者夫豈徒哉湯亦以為斯人也而肯出也寧厭莘之野而求富與貴焉盖思以其道施之於天下使君享其名而百姓被其澤湯之心常恐其謂我不足以用其道而捨之以返乎莘之野而君不得享其名百姓不得被其澤故湯敬而尊之凡立湯之朝者亦皆敬而尊之以為斯人也非與我爭是富與貴也故太甲安於桐宫而伊陟進而天下不以為怏無他焉惟其道

重則於富貴也輕則不遠以出其出則上下交信焉惟上之人其權於士可以貴可以賤可以富可以貧士亦以為富貴其所欲也不敢少有咈焉或稱其賢上之人初不知其為賢也曰姑召之其人亦不思上之人其果知之也幸其見於上而得其所欲誠知天下之事有所宜言者顧莫測其所為而不敢先焉上之人見其來而未嘗辭聞其說又止於如此亦曰姑留之令日或以喜明日或以怒其居於位也不敬其去也不思謂夫士者

皆受吾爵禄猶之犬馬畜伋也顧欲求道之行而天下受其賜也難矣豈上之人端使之然哉吕子雖已出而仕常能如在莘之野有以自重予見其道之行而富貴非所論也其曰既已仕不得如在莘之野則使誠得富與貴其道必不行也吕子將何擇焉因字之曰幡然盍亦審其出而已矣

嵩山集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嵩山集卷四十八至五十四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胡念祖

嵩山集卷四十八

宋 晁公遡 撰

記

盡心堂記

人之心孰於其事而有不盡歟夫農工商賤者也農之於稼穡工之於器商之於貨蓋相與議於肆語於市謀於野亦各於其事盡心焉耳矣而況所謂大夫士哉然

子觀之大夫士居其家非曰吾樂是堯舜之道而不出也吾之不出顧未有爵位於朝其心皇皇焉而圖所以取是爵位既得之不曰上之人畀以爵位者謂其於堯舜之道能樂而誦之必能行之也乃蚤夜思慮計畫始吾樂誦堯舜之道果可行之以否堯舜之道於無告不虐於困窮不廢彼所謂無告者必壓於勢而不足於力困窮者又天下之簡棄者也於斯無告者苟加憐察焉其負勢者得不怒乎困窮者吾儕而與之不亦為天下

所簡棄乎然則其道吾徒誦之殆不可用也其心則又皇皇焉揣量天下凡貴而達者能禍福我者也强而有勢力者能毁譽我者也徇之者悅違之者不悅善者惟其善者好之惡者惟其惡者好之善者少不能勝惡者之衆也違之而不悅不若徇之而使悅也我於是則盡心焉農既以其稼穡而富工既以其器而富商既以其貨而富我亦以是得好而悅之者為多皆將福我譽我其貴且富矣通義師公紹興八年提點成都府路刑獄

公事獨慨然曰傳不云乎刑者一成而不可變君子盡心焉人曰必刑法曰必宥我則宥之人曰必宥法曰必刑我則刑之上刑下服下刑上服我惟曰有法噫其盡心於是矣或曰今之盡心者與此異柰何公笑曰知其職而已皇恤其它因得故平羌縣廢廨材爲堂於公座之東偏以盡心名之曰此所以志也堂成而公去不果記其事後二十有八年其壻鄭晁某繼領是任乃推廣公之意而爲之記乾道二年十月六日也

何公祠堂記

古之人也誠今之人也僞古有碩德美行為人所敬愛生則烝嘗之賤如嗇夫桐鄉德之愈遠而愈不忘過於其子孫其時公卿大臣曾不及焉豈求有所悅哉今也畏於是使民而烝嘗我則畏我者也既去而毁撤者有矣使吏而烝嘗我則諛我者也既去而姍笑者有矣惟浮屠氏其學務專得其性蓋吾中庸之誠者也故淡然絕外慕於權勢無所畏於富貴無所諛有能走數百里

外求公之繪像歸而嚴事之如思齊者必非僞也思齊乞文於某因語之曰爾不聞甘棠之詩歟周人德召伯託所止之棠而作歌顧歌其所茇所憩所説不歌其德何耶誠者之辭寡而僞者之辭夸也乞文以爲夸無乃爲誠之累乎思齊曰然獨取刻之

墊江縣主簿公廨記

仕自一命以上皆受食於縣官而又爲之居室將無憂其私而公是圖於是朝夕以燕安其家所爲庇也大矣

孰有忘其所庇而不愛焉使之顛以仆夫然蓋忘其身者也彼身之忘其於民何有焉必愛其身而後知愛其所庇愛其所庇而後知愛其民夫邑所以庇身者也惟其有是居室者由有是邑也邑之立由有是民也無民則無邑矣其身何託焉故身欲肆於莞簟則念民亦欲寧其里閭身欲無薄于風雨則念民亦欲無暴于吏胥今有視其居室而猶視諸逆旅之舍仄撓罅漏雖且壓也如旦將去之則其視民豈不亦猶視諸逆旅之人哉或

謂好治居室者民病令之不治者果不病歟王埜江縣簿者其居室壞久矣盖瓦缺穿牆落毀若不可一日處也而來者恬焉今歲之六月合陽衛君始至惻然咨嗟邑子知之則相與言衛君能不忘其所庇民其庶幾乎不可以不成其志乃各効其材出其力勸以即工居無何室成晁子聞之曰愛其居室者且知愛民況其民為之樸斵為之版築於斯求以燕安衛君衛君則愛其民宜益甚民果庶幾乎

靜邊堂記

紹興三十年嘉州徼外蠻至塞下邊吏大驚走州以告州又大驚走其部以告其部遣將將其兵至塞下不見蠻兵其將輕行出塞卒與蠻遇師又大驚投谿谷以死州初不知狀愈益恐調他州兵除塞下為戰地日日以備蠻為事他州為耗費而塞下民益騷然於是州尤以揵為為憂開封李景司子紹祖始以提點刑獄司奏於朝選為令既至乃不以備邊為事惟按簿書考賦租其

平時擅民之輸而乾没入之强梁不受命者立得其主名痛繩治吏素與附和者皆噎不敢出氣一邑方竦然知有令在是也其聲即日布塞下塞下吏亦震攝相告是令不可慢也其並塞民則皆大喜相語蠻不日至而吏與兵於我蓋朝夕焉猪羊鴨雞不待肥而息禾麻菽麥不待州而食父母妻子不得安其廬蠻來不是過也苟吏不吾苦蠻來吾能扞之蠻何能為蠻何能為蠻亦相語蠻安能患漢邊蠻至即民自棄其邊而去吏無與

為扞則自怖而死耳今李侯來未朞年蠻無一迹至塞下鄉之益吏與兵所以備蠻者求以静吾邊也而邊愈益不静矣李侯既樂其邑無事而慮來者不知吾邊所以由静也故以名其堂然令不能常如李侯則吏與兵且復肆矣誠徹吏與兵盡募塞下民使耕其旁而差擇其豪以為屯長免其田租之半凡力役無所預其民皆其傭各相安而不相侵苟無事五年則其豪得以為校尉其遷以是為差否則黜而更差擇焉其民有愛其地

之利其豪榮於其賞則其爲守也雖微李侯豈不亦固矣哉李侯來請記其事故併書之乾道元年七月一日嵩山晁某記

潛心堂記

人之心不能無動於外故必有所入焉不入於道則放而入於利入於道者惟君子爲能養其浩然之氣靜而一虛而明見利不易介禍至無改容雖然世之知道者鮮而競於無涯之爭者爲多方其利害戰於中一以喜

一以懼其道茅塞而莫之覩是以見利邇而見道遠惟擇其利害而去就焉有可取容而求媚者必內慕而力為之惟恐其不近也充其志迺可以免於今之世矣奈何予之心獨泛然而無所薄既不足以入於道相忘於倚伏之際盡亦利之歸也而又不能非曰惡乎此而不為也顧嘗願學焉然怫其性而彊之以所不能則愈病為之卑躬令色惴惴乎恐與物忤則人以為玩已也為之甘言曼辭溫潤而不悖則為近諛也為之吐情素効

誠實鯁固而強直則人以為傲世也至於多言繁稱道法往古則以為怯而自矜含章内晦以遁其光則以為深中而莫之測意謂於此可以全身遠害而乃有大謬不然者焉是惟有潛深伏奥退於寂寞之濵與當世不相聞而自羣於麋鹿庶幾其可免也而方窮游天下無一廛以為之歸皇皇於郡邑以就食縣官與四方之士相從於利害之塗蚤夜思之至危也惕然中不寧者日四五焉幸歳之豐枹鼓不鳴吏得安其居無所事事故

恐懼小間因築室於其廨之西偏朞告汝南李公曰爲我名斯堂將出入省觀存諸心以自戒禍其可逃公曰禍福不足論論其心可貴者雖惟於禍無憾也董仲舒公孫宏均儒業而仲舒黜膠西一蹈於世不復振而宏位至丞相封侯是蓋有命論其心則仲舒終其身之所潛者大業而已若宏則詐也後世謂兩人果孰賢子寧一時之伸而後世之屈耶嗟乎子寧死耳其忍効宏之爲也願以潛心名吾堂足矣然念吏居不可久而予之

志嘗著於縣日使繼予來者無棄此而取彼也於是乎書以告之

梁山縣令題名記

其家大梁垂百餘年不遷丙午歲始去其里中自是屈指以數其寧居之日萬不得一焉故益苦厭行役每聞道上車過轣轆有聲輒䰟動而悸去歲之冬自涪陵來尉茲邑始識令王公公維人也溫厚馴雅號令不苟見已歸就館自慶曰尉職無越境又得事賢令君殆天憐

我俾息肩焉既而閱郡中遺書得故刺史厭次劉公渙之文稱其風俗簡靜或淹旬訟牒不至庭自書以相報文移外廓廓無餘事其僚朝夕笑傲佚樂蓋建中靖國間也讀其詞使人益喜及問諸父老則曰今安有此哉是邑實褊且瘠而厥賦倍他州軍旅之費取給焉稍弛不治則乏軍興且得罪故令帥其僚殫精力於簿書敲扑之間顧豈有須臾暇哉雖然此言非也天下本無事而治亂何與焉吏誠賢耶雖居搶攘之中民懷其生而

其屬亦安其職不然無事亟擾之不得寧幾何而不困哉然而平時吏擾之民猶堪也若世多故矣而能鎮以靜此尤民望而祈也今邑中之民既已安吾王公之政則其雖居今之時又何用而不樂有愧於昔也乎自邑之建其為令者甚衆而達於是者其能幾人然皆姓氏顯著王公取其近而可考者刻諸石而求文於某曰予之先有為茲邑者至今喜道之不忘也不知距今幾年而子復以慰來其忽喑無辭以廣其傳某方念得王公

之依以償其疇昔之勞而復聞此言也其將何辭以拒之於是樂爲之記

嵩山集卷四十八

嵩山集卷四十九

宋 晁公遡 撰

記

重修城隍廟記

郡舊有城隍祠距北郭而近其經始者不能得良地隘焉蔽於一隅塗之人過之初莫知其有祠也以故民滋有怠心歲時之祀且廢弗舉憑附之質漫漶不彰而其

宇日亦摧圮上雨旁風草生於墉而牛羊入之若朽壤然郡吏相與謀曰民不可勞也若以俸錢若干卜高敞地遷焉庶幾明靈就安有所降依而民亦知神之歸會刺史太原武公至謁祠下既去登車回顧有不懌色其吏於郡秩最下非其職不當有所言然竊知公之心有所在也夫民神之主茍民力之普存則神亦頼而享焉固自有先後而曠一不治則不可令民既已安公之政樂公之德而年加豐矣則公將致力於神也其敢後於

是都監號略楊倆率郡吏以請公欣然以聽乃去舊祠稍東得爽塏剗荒而夷治之更建祠宇再易月匠氏奏功悅然如去榴翳而特立於通衢也自是過其下者必易容以趨不敢慢今夫硤中之民尚機鬼而在祀典者反漫不之省殆非朝廷所以崇建之意公今獨能興焉其樂為邦人道而未敢也第退自念往居鄭時時天下無事見其長民者各奉其一方之祀唯謹意天下皆然也既壯會兵興西北之祠舉為燼區雖山川之在封內

大而嶽瀆有土者佐天子守今且棄不保而况是祠也哉而公能於治民之餘施及於神使公刺史於北也其能佐天子守不棄而保截然為國之防也較然矣懷斯言未有以發不自意公以文見屬輒不辭而為之書

雲安縣尉廨蘭菊軒記

廣陵孫長文自朐䏰以書來曰予尉此邑幸歲之豐里中偷兒不復躡故迹為羣盜以生夙夜憂所厭苦者軺傳之使午行於徐而自予至一歲中率不過再過予力

任焉又吏舍遠闃閑予樂也其旁岸大江夏潦所鍾水際天望之令人渺然有湖海間意秋水落江中石出隱見洲渚而湍流益悍急石為水齧暮夜有聲若循除鳴每旦起而望遇天無雲四山屏立草木叢茂羅列而進予前意尤樂之而日罷於遐覻無以休予也故退而築茲室自念為尉居甚佚祿甚給無功以宜之實有愧當慕古之尉而賢者師焉顧遠者不勝慕論其近者莫若裴子餘程玕吾師焉㢘無惡聲嘈嘈於邑中其於愧少

削焉故取陳雍州之評名予室子其為我記之甚得書不獲辭第不知長文將脂韋突梯以成名斯世乎抑皦皦嶢嶢名譏而取忌耶夫蘭夢燕姞而胡文恭侯以菊壽予觀之或得春陽而始華或抗秋以豊榮蓋有君子之德然誠可貴長文取其名是也若欲求成名也不宜蘭隱於山世鮮知者或采焉不以佩而以其鄉自焚幸而植諸門則迫於鉏夷傷焉菊之菁華不薦於用獨離騷之士放逐憔悴頷顑而亡聊始或餌其英蓋古今無常

好聞昔之人有大臭者莫能與處自苦而居海上反有悅而從者楚之末亦以蒼菉葹盈室而糞壤充幃戶皆服艾安用其為草香也士欲成名如蘭與菊或不若海上之臭且於楚黜焉吾亦當化而為之歟然則裴子餘輩誠足慕顧不當取是名不幸似焉如前之云其可易也哉雖然以俗觀之固若是以道則非也君子之於世用舍之不期而惟道之圖芳而不薉潔而不汙位卑而不懟如是而不用或外慕而化則是芳而薉潔而汙也

可乎哉然物之變化多有矣腐朽如枯枿而芝菌出焉薰奪於蕕其臭十年則亦不可知也君子宜謹哉長丈於其為外兄相從十五年悉其人温厚長者仕不急於名世能以芳潔貴我固善不然决非外慕而化者賢哉可謂善自處矣而非求名者也紹興年月日潁川晁某記

淮南轉運司思政堂記

物之塊然者無思其動者皆有思鳥獸之有思唯飲食

牝牡强者食其弱游牧孳尾肆焉而不知其宜人於萬物為最靈者也小人之思殊異乎君子之思咈逆則思怒順適則思喜有所得則思樂其失則思哀君子不以已而以人人之溺其猶吾溺也歟人之飢其猶吾飢也歟逆吾志者其直也吾何為而怒歟遜吾志者其諂也吾何為而喜歟其有所得者義當得者也吾又何樂其有失則命也吾又何哀其蚤夜以思者皆非此之謂也居其家思乎孝悌出而仕隨其位而思其職舍是而思

則非其正也其思誠正則所思者寡於吾心不勞而甚安焉爲之易强而少欲也行之有功而無愧也故君子不敢須臾舍是以思茍思之不正吾豈異於人哉孔子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其可求則執鞭亦爲之或者蚤夜以思高其爵位而務豐其家則曰聖人猶爲是也心慮之力爲之力與心俱又勞也一身而二任宜於其職有不暇思者焉慶陽王能甫予所友而敬者也每與語出而爲政不可强其不當思而忘其所當思以相戒予

嘗先其出而爲政能甫有聞於昔與語者不戾則喜也
予自恨其才不強而心知能甫之才可以大有爲而曰
須其出以觀其施置必有以快吾意者而將矜式焉未
幾天子起能甫於九品官用爲轉運判官於淮南東路
予適在益部自益過巴硤涉江湖至其治所葢六千九
百九十里雖有往來者使歷數其政不可詳且盡然以
天子之聖有以察其才能甫之賢必能以才自用其爲
政之善不待問而知也能甫一日有書來曰吾以思政

名吾堂願得記之始予聞其語而信其賢矣今觀其名斯堂則信能甫所語者又將行焉雖不登其堂而諒其民之樂其政也審矣能甫諱之奇世之人至今稱清源公嘗執天下樞其議論行事磊磊軒天地者蓋其父云

程氏經史閣記

公卿大夫之位三諸侯之爵五而各有守天下之民四而各有業失其守者皁隸自為也失其業者是謂離制稟本命之曰姦宄之民斯蓋三代之制云爾後世井田

之法壞民漁𤍽肆其所欲其志之大者則有慕於吾所謂位之三爵之五者而舍其業以求之或得其爵五之三焉進而不已又有得其位三之二焉高者或盡得之而公卿大夫與諸侯之後乃有不安其貴而反以富爲怵者則伐氷之家不止乎雞豚之畜也其家所當傳者卿之禮二士之禮七大夫之禮三諸侯之禮四諸公之禮一其誰復知之耶民有幸而得夫爵五之三與位三之二或盡得之𤍽多者再傳少者一傳則已復爲民矣

故天下之名為公卿大夫諸侯率無世其家者以其禮先亡也民得之者又本薄而易蹶故公卿大夫諸侯及其民更相上下為盛衰安得有司空司徒司馬司冦以官名其家張氏調氏甄氏以技名其家各以傳之無窮終三代之際有以别其族而不亂若歸其咎於井田之廢則仲連顏蠋之徒顧生其時何獨然哉眉州程氏始以進士起家今六世矣仕者日以加多其鄉人私怪其故將何以致之予昔嘗為涪州軍事判官事太守程公

知其家既貴而不以殖其貨而能築閣於其所居以聚四庫書而貽其子孫程公豈特程氏之賢哉實古之公卿大夫諸侯之選也其子孫能世守之是亦常為公卿大夫諸侯則所獲寧止雞豚之利也耶程公嘗欲予為記不果而卒其子因過予道其事予悲其志賢其所為而書之不但侈大程氏將以告諸伐氷之家使知所尚焉程公敦書官至左奉直大夫守四州所至良二千石云

僾然堂記

今之士焉不學自其幼也父母屬之師必使之干祿以為其養茍得之則始謂其學有成矣故牽去其親而從師須有司命之仕而賦以祿然後歸其心皇皇焉食則見於其羹坐則見於其牆者非其親之為見也學成而其天性離矣學者固當然乎夫為父母者亦願其子之孝古之君子葢學乎是也於寢必問於膳必視晨而省昏而定不於斯須而遠其側焉予見今之士始學而曰

吾從師吾父母不得從也既仕而曰吾事君居則守簿書去則又求之吾父母不得從也父母之喪豈復思其所樂所嗜𦂳有見於其位而聞其音聲葢其忘之也久則安焉是果其父母之所願也哉果吾君之所求也哉李生嘗與予游予聞其始學則不忍去其父母而惟師之從有賢士大夫過其鄉則往謁而請學焉曰吾不既得師矣乎既葬其父母則為堂於其阡曰吾歲時上丘墓堂所以尸也吾不既猶有見有聞於斯矣乎吾不知

父母之亡也凡父母之教其子以學且仕者本求其行加孝養加至寧求其忘之耶古者之於祭猶未嘗不僾然有見焉而况其生事者歟予嘉李生獨能不忘其親則知登其阼之堂抑必有見如僾然者矣

保安鎮夫子殿記

三代之時天下皆習於禮義廉耻而安其分公卿大夫之家各有采地士庶人各有田下者食其力以供其衣食足乎已而無求於富莫知其孰為利也於是時天下

無兼并而人皆得保其常產累數十世而不失焉國有太學邑有庠序非設以致天下之士蓋士習於禮義者以斯為禮義之地則從之矣其鄉則自有塾亦豈官使為之哉居其鄉者苟不得志於太學庠序其不可以不學也故立塾焉鄭子衿之詩作然後士始知為利乃薄乎庠序而不處渙然無所歸陵遲至於戰國五公子興始號召而收之雞鳴者往焉狗盜者往焉蓋必為名矣夫其下至於利而為兼并則人不保其常產而廉恥衰

其上志於利則下亦名應之而爲浮寙媮薄莫知禮義之實雖國有太學邑有庠序其猶虚器焉嘉州保安鎮其鄉之長者即其鄉爲孔子廟以居其鄉之為士者使學焉予不知始作之者為名歟其來學焉者其誠知孔子之道為禮義廉耻歟誠作之者不為名以其禮義率其一鄉自其一鄉而傳之一邑自其一邑而傳之至於一州一道者聞之而慕士庶人各將食其田與力以足乎已而無求於富是之謂三代之俗則塾之立書之大

復古也不然姑託於名其居於庠序者以駕凌於其邑其居於孰者駕凌於其鄉以為我蓋士也則又何有焉

嵩山集卷四十九

嵩山集卷五十

宋　晁公遡　撰

記

定慧院記

硤中之郡十有三皆尚鬼而淫祀若施與黔其尤焉而涪於二邦為近故其俗延及於外之屬邑樂溫亦然有疾則謝毉卻藥召巫師刲羊豕以請於神甚者用人為

牲以祭不可則云神所譴弗置也即臥不食俟期以死世相傳為常不之怪吏亦不能禁是以一方大蒙其害民用鮮少生字不蕃長吏以下懼焉夙夜思念所以佐天子理元元之意因見唐柳州其俗大抵類此賴刺史柳宗元至知其民頑難以訓告因修郡之大雲廢佛祠設浮圖氏之法以竦動之由是其俗去鬼息殺而稍遷焉意者浮圖氏之法果可以佐教化也或者以謂梁以浮圖亡唐以浮圖衰顧何取於今哉是大不然竭天下

之力弊於土木為宮室之麗者浮圖之末也若夫以慈
惠不殺為心以清靜持戒為行者乃其本爾梁唐徒以
其末致亂吾能舉其本焉有不可乎今樂温有浮圖祠
曰定慧其先以律自名用此以邵四方之士而保其環
廬之田以庇其室至於長子孫而襲居焉非徒不能化
其民而又甚之也異時嘗見東南持禪那者為嚴不與
律等今若易律而禪求具名德者令說法齊衆以表率
之其於佐教化者宜易也而涪之民當有勸焉於是上

之即位十二年郡守得請於朝命吉祥寺僧了鑒統其徒越明年而寺之榱桷板檻之腐撓者蓋甓級磚之虒圮者鑒皆易治之其宇日以嚴飾其俗有革於舊予適客於是邦聞其事心嘉之會鑒來以記屬予故為之書且信柳子之言於後世云

嘉州清溪觀道藏記

天有言乎天無言也無聲無臭者也天有為乎天無為也蒼蒼而視下者也夫然河出圖洛出書其可謂天無

言也歟善者福淫者禍其可謂天無為也歟惟其不常
言而託於人以言惟其不常為而託於人以為世之所
謂刑賞襃貶者天以託於人非世之所得私焉天下有
善者斯襃之斯賞之非人也天也有淫者斯貶之斯刑
之非人也天也書稱五服五刑者皆天命之豈不然哉
故其賞其襃而不知所德其刑其貶而不知所怨有不
察夫襃貶刑賞皆天也乃竊取而私焉淫者苟所與也
安得而刑之安得而襃之於是違天之意天乃感然不

寧而自下禍福焉既富矣俄而其家噫已困窮矣既貴矣俄而其身噫已死矣其子孫噫已微且絶矣宋之火也寓於廟以呼晉之衰也寓於石以言蓋有不得已而言不得已而為者焉今老子之祠有録其經如浮圖氏之藏者或曰道之原出於天天烏有言乎殆狃於所見世之有竊其刑賞褒貶而莫之禁以為天真無言也無為也容其得私焉不知天亦慼然不寧而自下禍福也予斷之曰天固有言也固有為也然則老子之祠所以

藏其經者可信不誣矣嘉州清溪觀道士趙妙通於其觀為大殿藏其經而未有記予因書其說使覽者知刑賞褒貶之不可私而禍福之不可竊也

眉州州學藏書記

郡於益部以蓋藏則不足焉以文則富矣予始至郡見學宫諸生誠皆彬彬然徐問諸學官其食有田而無書也郡之富於文不獨諸生之言辭為然蓋文籍於是乎出至布於其部而溢於四方顧學官無書甚不稱也予

既爲之市諸書以遺學者不竢求諸其家以取於左右而足豈但使之誦説而止歟夫書之效修於家則齊修於國則治修其身可以爲成人其大如此或者好之有謂之癡謂之貪謂之淫者非書之罪也今夫博觀而彊記盡天下所有無不知焉及與之語道理論當世事可爲不可爲後所以利害者則昏塞而不通置諸其位臨事如毫髮比皆荒憒而皇惑不幾於癡乎其志惟欲天下之書萃於其家見或有之則必取之而記覽實不能

周矜多術得横陳於前後目愉而心悦謂之貪且淫其亦可也學而至於此已於書有貿況挾其說上下馳騁以文其姦而欺其君惟其所為如戰國縱横之徒秦疾其然并其書焚之夫秦敢遽蔑棄吾書哉挾書以為資者累之也夫子為斯文生以口相傳殁則壁而藏之抑有望於後世以羽翼夫道也縱不能羽翼焉其無負之可也而乃累之可勝恨耶郡人張文紀在漢末建安間有高節蓋可奮乎百世之下其被於學官諸生為近其

風宜有存者焉今知予遺之以書必不肯負之其尚有累之也耶乾道年月日郡守晁某記

眉州起文堂記

書於其牘粲然以為華是以謂之文者惡覩古聖賢之有作於斯世煥乎其有文章者哉禹之謨臯陶之謨益稷之篇伊尹以告太甲傅說以告高宗者君子顧不獨以文稱焉而巫咸甘盤閎夭泰顛之徒又無一言以傳諸其人豈其不足於文歟戰國之時始以著書為責士

各大肆於文高者為虛無下者為縱横則凶於其國害於其徒而天下後世祖其説益巧其為虛無者不謂虛無而曰黄帝吾師也為縱横者不謂縱横而亦曰堯舜吾師也於是有行不顧言色厲而内荏者焉盖不可以文論古聖賢人夫以文論古聖賢人其猶論嫣汭塗山有娀有莘姜原任姒以色則妹喜妲已褒姒亦在可論也傳曰有德者必有言吾之尚德則其於言也兼之矣鄭晁其來守通義始登洛邵博為刺史時所作起文堂

者堂上有刻銘謂故翰林學士承旨蘇公軾實其郡人能起三代之文故云予不知觀蘇公之文止於其椠然書於其牘者耶誠如是則國朝斯文之盛豈一蘇公而已乎盍不考諸古聖賢人以論蘇公則歐陽文忠公之所成就者五十策之言不若王荆公感發於前而陳扶風切磋於後粹然始有得於五十策之外而遂及乎三代然不果施於用迺去中國以屋屿嶁而航渤澥其文之所發徒以為經奇宏偉玩於耳目則其文為可恨也

今之人多喜以文論蘇公者大雅之士斯傷焉因爲推廣所刻銘之意使聞之者有感而三代之文其果可復起也乾道年月日郡守晁某記

省齋記

始予未識許昌盧君而於大夫士間耳其名且孰雖其爲人未悉也而心知盧君奇士氣忼然慕義亡窮者觀所與友皆一時人豪其視齪齪輩則絕不與通以故世多嫉其高而盧君久宦不遂予所聞類如此已未歲初

見盧君於涪上從之游故知之也益詳每與語必慷慨論兵出入奇正纚纚不知倦察其志常在萬里外而不欲為州縣留也予固喜之而獨恨其才高氣疏遇事輒鋒發不自為毫髮計若古豪傑以此失之者多矣噫人之才難而不能用其才力禍也鄧析之亡以其辯而鄧舒以其俊俊與辯非所以亡其為亡者内怙其才而不知慮外復不能合世之變用以自斃是以君子日加三省於其躬仕且達則名立而身遂雖窮而無悔焉以盧

君之才宜思有以用之夫天下不可易也是冬予有紆
溪之行越明年庚申予再以事至涪上聞盧君嘗築室
名之曰省且來乞文為記予欣然曰吾平生極知盧君
才有餘而所乏者寡思耳今能省焉他日庶幾有成也

梁山縣尉廳題名記

硤中縣三十有二予嘗以事至者殆十之五雖其地廣
狹瘠腴異焉而風俗大略同也其民多服農畝一日或
釋耒焉則珥筆而吏故外椎魯而詭譎根諸中玩易法

令若亡所憚者及犯而刑始懼號呼祈免已復如初不遷也往往取具案各藏諸其家後有辯對始持以出其家亡因不復在由是輿賦失其平而訟者亡所質故其治號為難至者辯訊讀答文移不足日為事閒欲與賔客舉一觴不能也是皆令專焉而主簿亦鈎稽其籍朱墨盈前目忩手煩不能竟閲又持檄出旁郡獨尉無治事吏時抱成案執削授尉使書已輒持去雖有才亡所施惟盜發所部許剸治暴衣露冠於外不得歸沐始獲

用其才然今朝廷教條嚴恩澤下十有三州之民安焉
何苦而盜彼椎埋剽攻者則固無有若理阡陌治候館
亦其職而勞民以求名其可哉此外非有所候迓至境
上或受民歲所委輸者則無復事或者不能自閑居惻
然有可憐色苟得一事則躍躍以喜予所不曉也自予
至掃除一室左右皆書讀之倦則卧榻上戒吏杜門事
無以關我蕭然盡日不知身在城閫而心乎喦石也今
之世而有樂如此惜夫無文以見於是因求前人名氏

書之壁而為之記云

捨田記

太平興國禪院有善知識曰張氏瞻與其兄弟為其父母捨所有田其廣十畞一歲得米為二十斛而此大衆有五十人是時會中起下劣想令以此米以供此衆一月之食不能滿足有一居士從他方來聞作是想告其大衆汝所得田凡為幾塍一塍之中凡種幾粒一粒所化為無量粒始自一歲以至五歲十歲數十百歲如是

展轉至無量劫則我所化無量粒者為無量飯食我飯者為無量衆汝思所食則為幾粒如恒河沙雖汝會中筭數善者亦不能知是善知識乃大檀越居士既宣此義復說偈言國王有大倉如四大海水使汝入其中恣汝所噉食不過於腨腹久食亦當盡乃以有限身而起無邊想為飲食轉流以至生病惱汝能去貪癡無時不腨飽盡阿僧祇劫如此一食頃

嵩山集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嵩山集卷五十一

宋 晁公遡 撰

雜著

試恭南進士策問一首

問堯之時懷山襄陵之患作亦多故矣而歷象日月星辰恭授民時未嘗敢後然終之陰陽和五穀登光被四表罔不率俾豈非聖人奉天時之效歟今國家内修政

事外輯遐方夙夜不遑康寧而猶命郡國博求治歴之士將以講明天地之紀以正四時之序嗚呼其得堯之為心乎有司宜承上之意而詢於吾子也夫數象之學尚矣或生於律或起於大衍或推而至於三統皆可用而為歴者也而古今歴家不能經百世而無弊若曰四時寒暑與夫天日月星之象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淹速之不同故久而不免於差忒然大衍之法後世無以易何也必曰推而上之考於古之占候而無爽然後傳之

也遠則戊寅之元與詩書春秋漢之太初皆合而行之纔三世輙疏闊而不可用又何耶將謂所學有精粗故其傳有久近則古歷六家聖所作也而學者疑其紕謬曾不及唐都落下閎之所為殆可惑也然律也大衍也迨於今依倣而行之至夫春秋之於日月尤謹每書朔書閏或遇夫司歷失之必正焉猶歷法也是以劉歆取以作三統歷班固稱其密要而或者以為傅會之說後世無傳焉是果不可用歟抑微妙之學通之者鮮歟以

至五帝而來所用之歴亦有可施於今者乎傳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吾子業於儒者也宜嘗講此願詳著於篇以待上之採擇

元汝功硯銘

昔之斵者為老成今之斵者為後生孰謂兹石其方似義其重似德居今之世而有典刑

眉州先賢圖像碑隂

右三十二人皆出武陽郡人楊師中嘗考諸書其地有

彭亡聚相傳彭祖葬此山後世因以彭山名其縣唐先天以前名隆山拓拔魏以上則通稱武陽武陽之名蓋甚古秦司馬錯伐蜀蜀王開明敗走於武陽獲之謂此地也蜀郡建乃為縣班孟堅云漢武帝開夜郎立犍為郡領縣十二以為南夷非也王褒家資中孟堅為褒傳云蜀人鄧通事文帝而傳云南安人南安今為嘉州武陽居其上游則三邑殆割蜀郡隸之也常道將亦稱蜀本一郡漢分巴割蜀以立犍為廣漢因有三蜀之名蓋

知武帝所開南夷止得今瀘戎之地而附以蜀南郵為無疑也漢律縣萬户為令減萬户為長赤水有黄龍廟有漢碑載武陽令洽化當時武陽蓋為大縣蓋堅書武陽有鐵官而丹稜青神鐵冶猶在焉則吾郡之四邑皆為武陽故疆也彭山縣市南有祠臨官道上題其顔曰忠孝其壁有畫漢晉衣冠長老言元祐末縣令鞠嗣復取張文紀李令伯續焉師中以為堂堂乎縣自漢光武稱為士大夫郡當不止二士於是益於古求之如隋諫

官宋遠唐陵臺令任宥皆由他邦來居之則不論獨取是三十二人者命畫史程其年論其世稽其所立而為其冠服容貌師中曰文紀父大司空升明事安帝爭太子不當廢其後立為順帝救趙騰不當以忠言誅同時減死者八十人令伯祖父朱提亦名二千石則文紀令伯蓋由有家法也師中字民極嘗來見予請以是立之學官因并其言刻之予於是歎曰平生第聞茲郡為多才而不知皆出於士大夫家夫所貴乎士大夫者其法

有以貽其後故守其家法則為能子孫非専以其山川之靈嘗出白虎神鼎寶磬而然也覽之者其無忘焉

梓州洞門五百大阿羅漢靈異之迹甚多因來敬禮而說偈言

惟五百大士從佛已得度云何住此山來者獲親近諦觀盡讚歎梵相實希有袈裟及錫杖缾鉢諸器用一一皆備具猶昔宴坐時或舒臂欠伸或倚膝假寐或執珠念持或植杖止觀或引衲蒙頭或脫屨垂足謂已出世

聞我所見者誰謂今在世間所見非眞實眞實難思議非泥土合成石壁中有罅大士嘗出入愚人日守視意此是眞實匍匐往究尋畢竟不可得如來說法身初不隨有無求色與音聲是見非正見心迷現種種終落斷滅想若夢佛國土夢覺了無有果能除迷妄我心即大士去是之他方無往而不在執一未離幻有二亦非正我來為聞聞則為法所縛我來不聞聞則為境所轉敬請非聞聞而為我說法大士默然許為我說法竟

請象耳山長老疏語

自威音王以來有能傳正法藏在閻浮提之國乃可坐大道場苟或非人是名作業支勒那之徒化鶴瀨利吒之死為蟲若誑語異語不離凡情則請者受者俱墮惡道止得鼇頭之後來難任象耳之名山長老果公為衆歸依稱善知識應笑田間之童子拽鼻却回肯怜會下之學人求心不得快為說法無事執譙當思為一大事而來不負第五尊者之記

贈墨手道人說

翼奉能觀其人以其時來者知其邪正知人者蓋當如此予鄉人吳德一甚工此法士大夫多喜從之然止欲問富貴耳德一當告以邪正使識所避就不當專以富貴語之也凡從之者皆慕為君子則德一之名他日要不減嚴君平

策問一首

問取士之制至周始可考自鄉而升之司徒自司徒而

升之學其亦不過不征之而止爾自學而升諸司馬其亦不過謂之進士而止爾升之學而有不變者則屏之遠方不齒於周之時公卿大夫蓋各世其禄未聞有自進士而為大夫為卿為公者也觀其制為甚略且若不甚貴之由漢以來其制則甚詳待之則甚重至於進而為大夫為卿為公而無有不齒者焉夫取之甚詳則宜得其賢待之甚重則宜有所感激副其所以重之之意守節仗義以報其上修身力行以不辱於其士求有異

於庶人然漢以來所謂公卿大夫者僅臨利害毫毛比則已顛沛喪其所守乃不及周之所謂士者如仲子王蠋魯仲連之徒寧高舉遠引或餓與死而不少屈其道其故何耶願與諸生辯之亦以觀諸生之志

嵩山集卷五十一

嵩山集卷五十二

宋 晁公遡 撰

傳

師公傳

師驥字德駿唐末有謫政者自平原徙於眉之武陽歷八世不顯至公始大母史先夢赤馬相逐而行已而生公父濬喜曰吾兒聲號發聞必遠其名以識之年十五

即從師授王氏詩猶本諸毛鄭詩皆通其義善講説去游太學終其去太學未嘗一出遨遊所聞益博講説益魁奇每課試太學諸生讀其文瀸然服不敢與之齒未及升禮部會父喪以歸歸而母亡公純孝人也閔其親生惟厭人食没而祭之不能以公食豈不能以卿大夫食忍死以就其志益奮為學除喪入鄉校課試連出諸生上政和二年鄉貢之於禮部試其講説第一遂登進士第故事太學官常取第一人為之宰相蔡京方自外來

輩類進士與百官迎於郊公獨不往京猶欲羅致之出
我門下乃從吏部署仙井監司刑曹事以去聞者怪歎
成都府路提舉學事瞿栖筠因訟其不宜奏授嘉州州
學教授京憾不置惟威州深入蠻夷中吏民數百家天
下之窮處移公居之聞者愈怪歎公初不悔懼進謝變
前所為京去相始除太學正尋遷太常博士主客員外
郎擢右正言時文武官薄濫且冗公主資送物踰制度
有司為寵倖治第無藝中貴人益用事出其黨於諸道

為廉訪使者權勢震中外公入諫院即日上疏論之不報靖康初愈益論事執政不悅出知房州行半道所不悅者罷召還拜衛尉少卿雖去諫院猶論事不衰明年見上於南都哭且謝不能紓國難退移病卧詔聽歸其鄉其後累刺蜀瀘二州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夔州路轉運副使官至左朝請大夫秦檜專國政以嘗事公於太學熟其名行屢以詔起公公自念嘗再為執政者不悅殆天性然老且死其可以更辱辭以老不行紹興

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於瀘州既歸葬十有八年不
果告於朝書其事於太史氏又不得直而信者銘其季
女壻頴川晁某某曰公豈可以無傳也夫使傳之者寧欲
如今之所為銘於墓而侈大之嗜功利者夸慕吾蓋觀
諸士大夫常患富貴無地道苟見有地道雖往受垢不
憚公自少時獨不樂事權要誠書而傳之庶乎來者知
慕此而不慕彼風俗尚有改於教化有助公之長女適
范孝純先道方城以歸遇賊能以不屈死其風節良有

自也若所聞於蜀耆老稱公葬族父及從母嫁舅之女與族之女孤而無歸者凡内外戚或貧無以衣食輒分所得禄衣食之死之日無餘財於家所居官寛而直為政務趨於實而不收聲士大夫於此猶有能焉故略而不書云

劉汲傳

劉汲字直夫䧺州丹稜人曾祖易祖浩雖不仕其鄉論其德以為大姓父安民仕至朝請郎種德益厚至汲乃

大發聞始冠於廟即辭其大人游太學居三年是為紹聖三年登進士第瀘州三江蠻長請歸其地職方宰相遣李成允撫諭授之緣道知汲名自武信軍節度推官以版致之使行其地皆不毛因曰不可授會成允溺死即自上其狀職方職方以為然不受瀘州得無耗費政和三年知開封府鄢陵縣時所在爭言祥瑞至凶災則匿不以聞鄢陵適歲大祲汲奏減賦役明年冬大雪踰月道無行人五穀薪芻不入市乃發官所儲以予民部

使者怒汲不為止潁川曹氏女五歲鬻於彭氏十餘年其母陳告縣取之愕然不自知汲質其驗者女身有黑子出視之女感泣汲曰彭氏亦須而養其養彭氏如而母女再拜曰如公言傳一邑皆嗟嘆人豪李仲私其傭耕杜玉妻劉劉不從毆死賂玉焚其屍事覺具獄上府是冬當有事於郊有赦仲謬稱寃冀赦移大理寺受其賕以縣為枉汲論於朝移御史卒論仲死尋通判隆德府河北罷所鑄鉛鐵錢錢湊河東民不肯用闤市無所

鬻民不得食汲曰歲飢則出義倉今患有甚於歲飢即出以貸民已乃自劾常平使者吳時大驚奏論其賢方士林靈素方大幸府諸生班自以妖言改易繫辭為奇怪附靈素汲白府下自獄以事聞靈素薦自有道詔轉運使陳知存即驗掾吏懼不敢署獄汲按治自如知存憚汲正奏曰府當之是宣和元年除開封府刑曹掾治左獄始盛章等暴酷敢誅殺或法不至是而其意深刻以為不快則請於上相以為常汲白府為大姦則當請

餘宜如律嘗有所坐微而遇赦特不原者汲論赦者無遠近無小大其罪畢除而轂下不及可乎上曰汲言是也靖康元年除京西路轉運使女眞逼東都召知鄧州高公純以兵行公純懼不敢行汲誚責公純公純以無粮告汲曰公其行饋餉吾職也知永興府范致虚亦按兵華下汲復以書誚責且教以一軍自蒲中趨河陽焚敵積聚絶河橋一軍自陜路直抵鄭許與諸道連衡敵必解致虚以書謝而與公純終亦不行汲憤憤取公純所

部兵即日行公純不得已亦行至南陽復留汲獨持至東都則徽宗欽宗北狩矣當此時楊貴張沂薛廣王任尚虎各潰為盜太上皇帝曰汲為我行告諭之其長聞汲至皆迎降天子議幸鄧州取潼川府夔州二道錢幣儲於鄧汲論二道土瘠而貧必將歛諸民請勿徵公純致虛相繼去汲兼行刺史事修城池器械募勇士得數千其後與俱死盜過莫敢近遂拜右文殿修撰知鄧州十二月受命即遣家歸其鄉益為戰守備曰他盜非吾

敵女眞至當率諸軍一戰如天之靈幸而勝不則吾職死之明年正月女眞至號稱二十萬州兵不滿萬人汲語諸將曰國家養而曹不死戰無以報且吾不令而曹獨死也皆感奮曰願為公死復諭居民曰吾則死矣若屬俱屠無益有材勇願與吾留者聽餘盡出得敢死士四百餘人乃遣戚鼎以兵三千出東門迎敵靳議以兵八百出南門趙宗印以兵三千出西門掎之而汲以牙兵四百登埤以望見宗印遁即自至鼎軍中麾其衆陣以

待敵至士爭死鬬敵爲郤俄而議敗走敵以二軍夾而
乗之矢如雨軍中請汲去蓋汲曰吾不去蓋敵知安撫
使在此樂爲國致死吾死彼將不敢輕中國遂與鼎戰
死汲平生重節義族女貧旣笄不能嫁則爲嫁之拊其
兄弟之子如其子始適程氏不能衣食爲市田衣食之
程死葬之其子病不能養迎其姑養之晁子曰凡平居
軟熟不自立者其臨難必不能如此益信也予嘗念靖
康中河南北兵作上下震擾豈其無節士予守通義聞

外屬邑有汲訪其事於其家喜為書之

墓誌

程卭州墓誌銘

某昔仕涪州所趨走州刺史程公之子仔衣大布戴大帛之冠手其書一編來見曰哀不能言執事其視諸書仔去某取其書讀之以為為善而志常遂者天也或有不遂者天所不逮也天則以文字人而使之發揚焉仔之父仕至右朝議大夫不克大顯其葬也於是乎有待

乎文也某聞公之先蓋有諱仁霸者州論其行義使攝錄事參軍有盜蘆菔根不自意所持刀傷主人尉幾幸賞以為劫獄吏受尉賕强搒服之錄事公咋謂盜汝宽盍自言吾為汝直之州竟殺盜盜後三十年晝見請往與尉史對對已則子孫其昌矣至公蓋六世果皆官達而壽天於公之家抑厚矣尚懟曰不大顯第見世有愧於公者而在高位顧不求其傳孰能如公之家歟不必資於文以發揚也雖然公且葬不可不具著以告於後

之人知公實大顯又非止於其身將其後皆然公諱敦書字通叟其先武昌人唐廣明中諱琦者從僖宗入蜀遂家於眉州曾王父諱濬大中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其配宋氏京兆郡君王父諱之邵大中大夫顯謨閣待制贈龍圖閣直學士累贈少師其配史氏蜀國夫人父諱唐寶文閣學士右正議大夫贈特進其配楊氏通義郡夫人許氏同安郡夫人勾氏安康郡夫人自其曾王父而來為仁厚寶文公未嘗以徒罪刑人及公益寛

大宣和二年寶文公任為承務郎始為資陽丞鹽井日
征有程主計者欲征倍程檄公覈其實公曰是盈縮無常
今而盈可也不幸而縮吾不可奉上官害民列其實有
司為正民間大吽讙以喜去監金堂縣稅愈益輕其征
其初課不登已而商賈爭出其塗課大增將去留其羸
於庫不以著籍曰姑以是備不登可也再為江原丞率
其民盡力於堰仍為均水約束民不復爭張魏公宣撫
川陜陳公通判達州尋遣奏事闕下呂丞相欲留為郎

尚書省公曰不可不返報既歸州闕太守兼行太守事女真逼安康其帥王彥以其軍來公諭其民民曰公不欺我爭出粟芻其軍亦喜曰微公如何公復令其軍有譁者吾不貸終其軍去無敢譁守涪州其民舊出地租為公使錢者悉除之守普州鹽井廢所負不入繫獄者百餘家公論其課當除卒為免其課九十九萬一千餘斤錢五萬三千餘緡再至涪州州之人喜且相語我公來矣守雅州徼外蠻殺靈關民提點刑獄司欲徵旁郡

兵公曰何至是第召土丁集塞下徼外蠻意讋不敢動蜀以無事守邛州欄江堰久廢公治之民溉田增多歲餉漢中諸軍百萬實八十萬前為守者常先一歲取民輸以充賦民力竭不能輸公上其狀且自劾未報則戚戚以悲既聞有議復除則喜過於其民之得復除也其後卒除十萬緡而公以乾道三年正月十六日卒年六十七民恨公不及見歎息以泣公少淵靜無競所至為政簡便蓋自其家法而然其居家於親也孝於兄弟也順

於族也惠於士也誠嘗予之田以資其養從女之孤者嫁之内外屬貧者賙之瀘上有族於楊夫人之喪助沐椁見必泣公所居鄉其鄉人愛之所居官其邦人德之有子又能教之以文學登進士第古之君子著於册書爲世所稱道盖如此公詎不大顯也耶仔以公卒之年十一月壬申葬於眉山縣之懐德鄉公所卜龍淵之上黎恭人之壙去寳文公墓三里公之孝益信也恭人左中奉大夫直秘閣揆之女生子男二人俱右承事郎前

瀘州瀘川縣主簿致仕卒仔左承直郎前卭州軍事推
官孫男四人以正以發將仕郎以簡以一未仕孫女五
人長適右廸功郎資州龍水縣主簿孫直洵餘未嫁銘
曰

世有施仁　孰識其報　既熾既昌　於公有考
公之初祖　慈惠且温　究則直之　天大其門
迄公六世　仕者加多　為帝守邦　旗纛弓戈
登於光顯　益秉故常　實義於仁　以篤不忘

公之子孫　是効是似　繼今綿綿　刻示無止

嵩山集卷五十二

嵩山集卷五十三

宋 晁公遡 撰

墓誌

宇文蜀州墓誌銘

炎帝有嘗草之功北方謂嘗草爲俟幷人語轉為宇文子孫以為氏始著見於拓跋魏其後建國爲盡有拓跋魏所有地其族始大以武功智勇聞者累累有焉至唐

太和間有諱籍者為諫議大夫佐武元衡節度劒南西川有功則以文顯矣諫議之子諱從禮終渠州司馬因家於益州四傳至諱貞緒從外邑廣都又四傳則有諱粹中者為尚書左丞諱黄中者為翰林學士諱時中者為左中大夫直龍圖閣華陽縣男遂赫然為名臣家嶽宗付天下於欽宗也左丞公作詔語驚人其智不多耶建炎初衆聞女眞皆膽掉翰林公獨請行入不測之地其勇何如華陽公守平陽其有先自幽薊來者語洶洶

欲相扇為變憚華陽公不敢發其武功又何如是三君子者蓋發於文而然夫為葦籥韭祭於豳之世者必數百年而後有周公制禮作樂之盛也其信本諸炎帝歟華陽公長子諱師申字德聞其幼華陽公誨之書一誦輒不忘則喜曰吾兒才也華陽公年未耄歸其鄉德聞盡以其祿奉之得以益市利田宅使華陽公可以歸卧而不出則又喜曰吾兒孝矣德聞之賢豈特見於斯哉方諸方立於太平甚盛之朝其時孰習見聞孰有出於

干戚俎豆之外者耶德聞獨揣天下亂常色憂宣和四年以左丞公任為承務郎四川買馬監牧司歲以錦市馬於西南夷紹興三年德聞為幹辦公事或議用重錦蕒多得良馬德聞曰西南夷馬不能皆良今費十倍而馬如初若之何其慮遠矣宣撫副使胡世將奏為參議官同時在幕府者有大吏無敢與抗德聞每與事爭不阿其僚或以親戚故人屬諸將竄名伍籍中論戰多輒得官德聞獨無所屬諸將益敬服世將死鄭剛中繼為

宣撫副使恨不能留之乃上章言其才使守資州趣其行不得已至資州不越月踰時有詔主管台州崇道觀德閒蓋念不可以斯須去華陽公旁先以請于朝既奉詔即其日以歸已而喪華陽公免喪益治室廬陳圖書客至與執觴觚梧豆留者館之冬而裘夏而葛時其朝夕而籩豆既進矣其有急難奔走赴之久亦不厭弟師說蚤卒迎致其嫠與孤撫之終其身故德閒死無內外哭之者必哀閒居殆十餘年除荊湖北路安撫司參議

官以謂仕爲養也吾今尚何仕况去先人丘墓耶再除知合州則曰君命不可屢違也至合州見學宫壊喟然而歎吾政出於是其可不敬既修繕之已乃問前者州牧將所以刻數慢去皆史胥牖讕隱没則數其宿負廷戒之後無然聽者皆伏抑首之疏其事以白即行之比歲多盜取其魁渠寘於法他盜懼出境郡遂大治總領財賦所論其最德閏笑謝之曰守取諸民實有媿何最也漢中出甲三千屯荆襄德閏以私錢餉之皆喜過望

相戒不敢譁賔客至者亦然移知蜀州未行以三十二
年三月十四日病卒於合州之正寢年五十二市者哭
於肆行者弔於途過赤水其鄉聚皆哭曰使君吾所芘
也天何為奪之是歳十二月八日其子紹恭葬德閏於
會同鄉泉山之原華陽公之墓次越四年乃請銘於予
德閏前卒之七月十有一日過合州與之語知其賢也
且待予厚可不銘之其世系則已載於華陽公之誌不
書德閏初娶簡州劉氏尚書郎涇之孫再娶隆州何氏

秘書丞崇之女德聞三子紹恭右廸功郎監永康軍崇德廟紹莊登仕郎紹芳將仕郎五女適右承務郎廣漢張拭餘未嫁孫景膺將仕郎銘曰

始之受氏　肇自炎帝　登于武成　代魏以興
融因商利　遂相唐明　厥緒則大　才惟未備
至君諸父　實昌而熾　勇功智名　君子之文
遭變不懼　君子之武　君出就事　其才是似
出少處多　弗克繼繼　我作銘詩　告爾後人

勿怠勿忘　庸篤厥慶

王脩職墓誌銘

延州來季子聞歌風歌雅而知其國吾從伯姑歸趙懿簡公之家其居長安中見种隱君之後爲名將則曰是於五經之外益好黄帝陰符吾文元公儀刑於家者至於女公子猶可以配季子其它亦孰不然凡出而相其夫之内屬外屬見其子若女必指之曰是有晁氏風規吾安氏姑先君伯娣也有女適少保懿恪公之曽孫諱

湘字清夫能使清夫嶄乎有以立者其有助歟況清夫自其少時抱所業詩入太學博士課所業詩常最其列太學諸生相語它日上第必王君也其父去中都官而出使則曰吾當治官文書孰與我治家文書耶兒與我行清夫遂不果從禮部試自是其父使四方凡事當奏論與報謝賔客者清夫日日執筆牘在旁手翩翩無停既成書父取讀之無不中輕重欽宗即位以恩授將仕郎歷四官其父以老故謝事居嘉州清夫無出仕意蜀

公知其貧使即所居州監清酒務終父喪以貧乃復出入歷四官秩右修職郎既罷邛州火井茶場而歸以隆興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卒於子棟長寧軍司戸參軍之廨年七十三清夫始欲從事於吾聖人之書以求伸其志訖不遂乃自謂少之志非也盖聞有聖人之道者三西方聖人之書所云德也柱下聖人之書所云道也吾聖人會歸焉清夫率夜漏未盡十刻以起讀是三聖人之書至夜漏下二十刻仰天而歎曰嚴乎神明之在

上端起而拜之古之畏天畏大人者其謂斯人歟父母已死至其生之日如其在具酒食稱觴跪起及後病棘猶酌酒自觴之古之大孝終身慕者又於是乎在也世孰不知有三聖人之書哉清夫則誠且敬矣在嘉州嘗增摧酤錢二十六萬緡在相州則論業茶者摧之重皆逃使者符行中喜商利怒其言愈益辨之不懼也行中不能奪而從之在雙流縣富民詣縣庭請笞婢清夫問之則出於懿恪公同年生之家即贖而嫁之在峨眉縣

時朝廷命徼外蠻歷階以官制書至歷階不出受而擁種落千餘人塞下求互市闔門惴恐提刑點獄司使清夫往直馳一騎抵歷階帳曰國家令命爾官使南詔知國家之爾與也不敢窺爾地則種落蕃而馬孳其利不利不多於互市乎歷階蹶然拜曰謹受命清夫於事要各適其宜非若貿然涉海者不可適之川也其儕以財論功不究其可不可於公則怯而勇於其私外其家者皆塗之人也二男其長棣也次揖女適右奉議郎簽書

道州判官廳公事李端卿内外孫十人棟以乾道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葬於峨眉縣三獨鄉宗教里龍坎山之原祔以安夫人待御史鼎之孫左朝奉大夫通判南康軍諱之女祖諱端甫大理評事累贈正奉大夫父諱敏文右朝請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累贈右通議大夫母韓氏魏國忠獻公之孫累贈碩人甚常念先君鮮兄弟有如見其姊其猶先君焉既幸見仲於高氏叔於种氏李於孫氏獨恨不得見安氏之姑姑有壻而賢由其

女相之姑亦足以有聲𥙿氏矣因棟來請銘則為銘曰
嗚呼清夫之學本於誠敬仰有畏俯有懼其能承三
聖乎清夫之行可謂能孝其父老則不出旣喪而去
惟欲致為臣而歸冀因是置朝籍以追爵其父母斯
君子之所憫乎清夫之智將仁其民顧不果則效其
所有以惠於困窮對大官不慴蹈蠻貊不懼其得士
之正乎清夫之家藏其隕齒有纍然璀璨者五不必
驗諸浮屠氏盖如剛松之峻潔入於地為虎珀者猶真

勁乎所為至於斯而不克以受福其後之人尚有慶乎

嵩山集卷五十三

嵩山集卷五十四

宋　晁公遡　撰

墓誌

王少卿墓誌銘

公諱珏字德全姓王氏紹興二十五年為夔州路轉運判官始見其相語勿去幸佐我某為之留三年日日語不厭大畧本於不傷財不害民如司馬文正公言或曰

公之曽大父文公不嘗與司馬文正公之論異乎斯葢不知者也胡不觀諸文公晚年之論文公與文正公俱學孔子者也求之爲聚斂文公文正公皆知攻之特有先有後爾公於是可為孝矣葢養志者也愛以徳者也公去䕫六年以目有疾上太府少卿印綬卒於家嗣子宜之録其行事以告於某使銘其墓碑某因得盡觀公平生所為而後益知公之於文公猶蘇氏之有威也文公之名乃益暴白嗚呼可謂孝矣文公諱安石守司空

贈太師大父諱滂奉議郎秘書省正字父諱桐承事郎直龍圖閣累贈特進公始以文公追封舒王恩授承事郎紹興二年起家鹽官縣丞年方壯屢行令事邑人已安之秀州歲以錢給亭民煮鹽至十五年積十九萬七千餘緡不給亭民無以煑鹽訴於朝除公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踰年盡償亭民且有羸巨萬請儲之奏丞相曰於國何利乎公曰是錢不乏則鹽無虧國之利也丞相意不快已又開華亭海鹽亭河二百餘里鹽

滋得流通其溢以漑田經界之法行甚害者三百六十九事其七千二百三十七户尤為病公奏除之兼提點刑獄未閲月正大辟重而輕者三人死而活者五人丞相銜其前敢抗已以為荆湖南路提點常平茶鹽公事旋移北路轉運判官用以苦公也公不以為懟益戒其部曰民困矣爾取之勿倍經寛而訴於上者爾勿忿疾郡縣皆應曰諾鄂州征民竹木并役之作堤捍江歲歲水齧堤壞公募人厚與之直伐石於漢陽以為堤者五

百十九丈堤成水大至不能齧堤州人讙呌曰吾封植者不伐矣吾罷老者休矣岳州賦於民者畝增二畝謂之毛種公聞立罷之夔之郡縣行經界大爲姦利不均公至爲均之戒其部曰吾州土瘠而貧不與它等民歲輸者捐之又捐可也行其部持什器與偕須水則錢市之通判夔州張紘公薄其人紘附丞相沈該進用誣公苛歛罷轉運判官其歸一不載蜀産送者涕泣而言公去我將如何明年起知眞州益務爲寬大出俸錢糴米

五千餘石以減民輸訟者至諭之其情得深自悔謝以去强猾者然後刑之適部使者有與公不相能誣奏貶秩一等免兵部尚書洪遵殿中侍御史汪澈論其枉詔還所貶秩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居無何得錢千者其嬴八十萬會女眞大入陷揚州四旁官吏環視而逃公先受命備海道乃獨引兵趨崇明西沙或勸无行公不聽即日陞舟其槖櫝藏錢無毫釐失女眞旣去有詔寵褒之曰吾將使効職不去者勸朝廷論其課之

增爲錢二百五十三萬餘緡鹽五十二萬四千六百餘石而亭民亦以致富羨遂擢户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時宿兵於邊輓輸者以六萬錢而致一斛公遣官屬即其屯市之民爲便而用以饒遷太府少卿疾不能治事遂以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提舉台州崇德觀其粮在襄陽者得石百餘萬其諸戍亦不減十餘萬上猶冀公之疾愈而復用之詔曰須其愈亟以來隆興二年閏十一月一日卒於蘇州寶華山之私第年五

十三乾道元年五月十二日葬於湖州烏程縣雲水鄉丘墓村屏風山之下娶鄭氏贈令人先公卒男一人宜之女一人未嫁疾革告宜之與其從子升之以事君行已者曰吾固嘗語汝今將死而言庶汝念之勿忘也公居官得饋遺藏之去則歸於官凡四千六百緡文公之清節為似之矣夫使公之生也蚤而及乎文公之時文公必曰吾家有由也惡聲其不聞焉其既載其事則遂繫以銘曰

吁嗟文公　秉志孔武　鄙今弗為　維古之慕

古謂伊何　必曰堯舜　公其承後　不墜厥問

自仕迄歸　甚敏於行　文公有志　迨我而成

緬彼二帝　無或怨咨　既富既庶　我安靜之

凡世大家　誰其無孫　衆稱其賢　爵位之存

公能繼之　惟艱其有　時亦逢矣　用乃莫究

士啜而悲　有時無年　維石有章　刻示九原

江原張君墓誌銘

江原張成叔始入鄉校即爲古文尚書時主司非王氏說不能通每入坐試席惟考究古義一不主王氏說於是天下凡評文章必歸之通官貴人又獨好予所為文且死屬其子若虗曰葬必求予銘若虗既除喪之六月其母語若虗爾忘爾父之言乎即日自其鄉走眉州來請予得其所書行事私怪其父生已不能追時好以老於諸生葬有銘必託之通官貴人所欲顯揚於後而覆盖其子若孫也而復求予銘其生徇其志予固不可以

奪如其葬則在子盍亦求於通官貴人可也若虛曰吾父非悖者其有以也夫予因歎曰在唐權德輿盛時為宰相坐廟朝凡有葬其親者不得其銘則自懟為不孝乃今無一傳者焉惟昌黎韓愈為四門助教為國子博士其時所刻銘故赫赫尚存乃父之意抑其在此予愧非其人若虛泣曰苟不得銘以歸是無以葬吾父也予不得已諾而銘之其先高祖諱中理嘉祐初與顏復輩二十三人遺逸舉召試中書省獨謝不起就拜將作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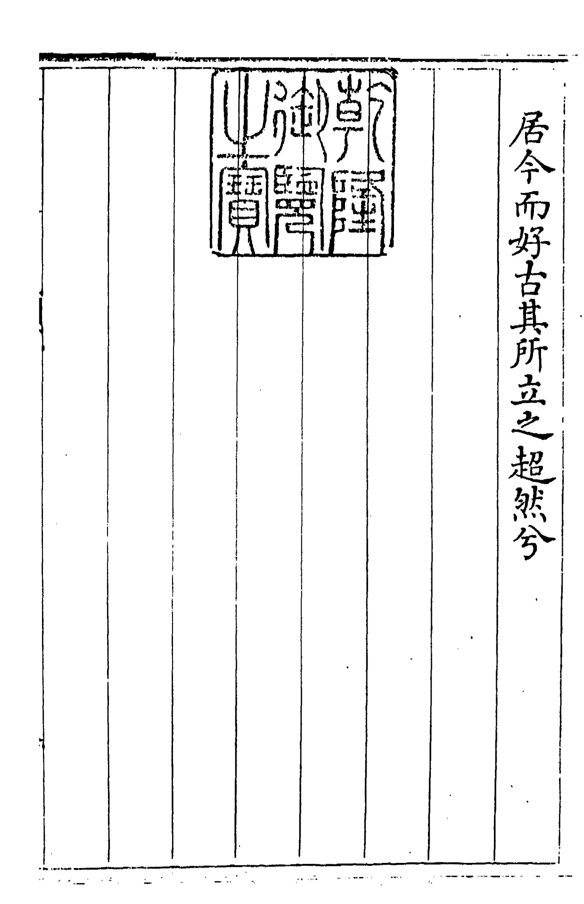
主簿曽祖諱公綽其鄉推為鉅人長者祖諱滸嘗與維州試第一而開封府者非維州比也天下之士舉集焉試又在優等考諱珪以五舉於禮部授九品官嘗監瀘南井鹽致仕得右承務郎以卒成叔諱績其季子也始自東漢張丈紀其風節盖偉矣成叔嘗欲世其家為不墜者故務為崖岸嶄絶不可近至其論説天下事物之理則披抉其奥盡露州縣長官聞其名思聽其説顧不可致皆就見之資以為政成叔之兄伯氏仲氏與其子

相繼卒能使其母忘其哀而伯氏仲氏之遺孫忘其孤其稍大也男乎詩書誨之女乎組紃誨之可嫁者嫁可娶者娶大小宗之不能立者亦皆使有所立其事若米鹽成叔處之乃甚暇而辦其餘力猶足溢於筆墨皆可觀百工伎藝無不通解成叔蓋多才者以不得用於世而用於其家止於如此而已使成叔用於世則有得於今必失於古不知成叔其孰所顧哉知成叔者當能辨之成叔之卒年五十有二以隆興二年十月十五日其

葬於犍為鄉伏筒里世塋之次則以乾道二年十月乙酉娶湯氏左朝散大夫前通判成都府贈大中大夫牧之女生三子若虛若晦若退一女嫁楊鑄銘曰

漢司空公葬於河南其子御史之葬則復返乎犍為之阡兮唐之末有曰祺字景福者始遷於江原而宅甘泉兮歷千數百載蓋嘗三徙而卒不失其世守抑可謂賢兮吾見公卿大夫既貴矣其後降於皁隸卒不過於再傳兮盍亦觀諸張氏所以不失其世守者

居今而好古其所立之超然兮



嵩山集卷五十四